

岑凱倫 著



2
30

愛你!知否?

爱你! 知否?

岑凯伦 著

鹭江出版社出版

(厦门市莲花新村观远里19号)

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福州市屏山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8印张 177千字

1988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1991年1月第4次印刷

印数: 158001-168000

ISBN 7-80533-133-2

I·48 定价: 3.00元

目 录

朝夕 1

坚尼夫结识了漂亮的莎朗蒂，他们很快陷入爱河，但莎朗蒂为了追求金钱，陷身泥淖不能自拔。坚失望之下，择业航海，当他回港寻找旧梦，事情已难以挽回。

梦的追求 65

美丽善良的私人护士海玲，应约护理已失去行走能力多年的性情乖僻的姑娘李小露。为了让她战胜病魔得到快乐，海玲忍痛割断了自己的恋情。

谜底 119

俏丽的舞女程玲以索取十万元为由，让热恋中的情侣胡晓农倍感失望，等他从国外学成归来后，带着报复的心理寻到程玲家，谜底才揭开了。

宁静的巷道 136

私生女沈红妮，母亲早亡，寄人篱下，她误过心上人的爱，险些落入色狼之手，但她又轻信了一个玩弄女性的纨绔子弟，后来……姑娘的结局是令人叹息的。

爱你！知否？ 205

沈澄长大后被生父从生母及继父身边赎回，而倔强的她却决心偿还这笔钱。雷宇与这个出众的姑娘相爱，但他们一个心存误解，一个过于自尊，以至磋砣了五年多。一张纸条，改变了局面。结果会是怎么样的呢？

朝夕

“你滚！滚得远远的，别再来缠着我！”我在咆哮！

玛利亚含着泪，倒在沙发上，一副委屈、伤心的样子。

心里更烦闷，我像失去了理智一样，冲到她面前，狠狠地抓起她双肩，从沙发上将她柔弱的身躯拽起来。

“你走，永远别来见我。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你滚！”我在狂嘶。

“坚！你放手吧！”她像一只被捉的小鸡，含泪颤声地在我掌下哀求。

我狠狠地放开她，她又跌在沙发上。

“坚，我比不上她，我知道，可是，别对我这么残酷！”她哭着说。

提起她，我的心像被撕裂一样。

“是的，你比不上莎朗蒂，我爱她，我永远爱她。”我痛苦地叫道。

她全身颤抖着，我知道我是伤尽了她的心。

“坚！为何要报复，为何要将她给你的施予在我的身上，别再折磨我了！”玛利亚在哀号。

她的话，像提醒了我，失去了莎朗蒂，我真的恨尽天下所有的女孩子，我要报复，我要好好地折磨她。

“只要你滚远点，就没有人来折磨你，”我愤怒地大

嚷：“玛利亚，你知道吗？你比不上她，你没有她那么漂亮，你不及她的柔情，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讨厌你这个母夜叉！”

我刻毒的话，令玛利亚的心碎了，在滴泪，只是她的样子并不美，眼睛小小的，虽然充满了情感，比起我心爱的莎朗蒂，她算得了什么？

“坚！你……你太绝情了！”玛利亚声嘶力竭地说。

事实上，玛利亚对我真的无微不至，但她只能令我忆起莎朗蒂对我柔情蜜意，牵起我痛苦的回忆。

“我从来没有爱过你，有什么绝情，你还不滚！”我大声地喝道。

玛利亚站了起来，用她的小眼睛望了我一眼，我只是冷笑一声，她开了门，冲出大门外了。

我冲过去，将大门关上了。

赶走了玛利亚，我心里松了一口气，走回房去，心里也不太好受。

“莎朗蒂！”看到书桌上的照片，我不禁叫了一声。

照片中，她乌亮而迷人的眼睛，正深情地看着我，可是如今她人呢？可不知道倒在谁的怀中。

房门被人推开。

“坚！吃饭了！”进来的原来是妈妈。

“妈妈，我不饿，你自己吃吧！”我头也没回过去，只是淡淡地应着。

“坚！乖乖地进去吃饭，爹爹跟姐姐都在等你呢！”妈妈走过来说。

“我不想吃，你出去吧！”我烦躁地说。

“坚！刚才生这么大的气干什么，玛利亚是个好女孩子！”

“别说了，出去，出去！”提起那丑八怪，我心里更烦闷了。

妈妈一向很疼我，见到我发脾气，立刻便悄悄地离开房间了。

呆呆地对着莎朗蒂的照片，我的心更碎了。轻轻地伏在桌上，捧着她的照片，我痴痴地叫着：“莎朗蒂，为什么不爱我？为什么要抛弃我？难道你真的在玩弄我？”房门又推开了。

“妈妈，我说过别来吵我！”我咆哮起来。

“坚！你干什么这样无礼，是你的电话！”姐姐的声音在背后响起来。

我站了起来，冲出客厅。

“坚！为什么不吃饭！”奶奶在饭厅那边叫着。

“奶奶，我不饿！”说了一句，我已经冲到电话机旁边，提起听筒。

“喂！找谁？”我懊恼地说。

“坚吗？在生谁的气！”柔柔的声音传过来。

我呆住了，是莎朗蒂，她竟然会打电话给我，她还没有完全把我忘掉。

“没……没有生气啊！”听到莎朗蒂的声音，我变得平静下来。

“坚！多天不见你，你出来好吗？”莎朗蒂温柔的话，永远令人提不起反对的勇气。

“好，在哪儿？”

“在嘉莲娜！你现在就出来吧！”她说道。

“我马上来！”

我放下了电话，心情开朗了不少。

“坚！过来。”爹爹的声音永远都那么呆板。

心早溜到嘉莲娜那里，却不能不停住脚步，走到饭厅去。

“哼！坚！你越来越不象话，饭也不吃，要妈妈三催四请，这是什么规矩！”爹爹的脸上罩着一层寒霜。

我不敢回答，只是低下头来。

“好啦！别骂了，坚，乖乖地坐下来吃饭！”奶奶在旁边说道。

“不，奶奶，我约了人，我要赶着出去！”奶奶最疼我，向她求情最好。

“坐下来吃饭！”爹爹的声音严厉了。

“志生，别再恼火，坚年纪也不小了，约了朋友，哪能不让他去。坚！快点去吧！可得早点回来啊！”奶奶帮着我说话。

我如获大赦一样，便冲出大门去。

走到车房，将爹爹的兰西亚开出来。

匆匆地赶到嘉莲娜，幸好莎朗蒂还没有来到，我坐在露天茶座里，扬声器正传出悲凄的Outsiaer来，想起我和莎朗蒂现在的情形，心里有点戚戚然。

“坚！你早来了！”莎朗蒂的声音，打断了我的思绪。

我赶快站了起来，让莎朗蒂坐下。

她今天打扮得特别漂亮，鲜红色的裙子，衬托着她的脸，更是充满了野性。

“坚！多日不见，也不吻吻我！”她突然说道。

她就是喜欢采取主动，我乖乖地站了起来，在她的额上吻了一下。

想起那天碰到的人，我的心忽然变得不高兴了。

“坚！多日不见，你瘦了！”她用充满关注的目光看着

我。

我心里颤抖了一下，委屈、甜蜜的味道，一起涌上心头。

“为什么不说话？”她又问。

“这些天来，你好吗？”我呐呐地问。

“还不是这样！”她答。

“那个大卫呢？”想起那人，一股醋意浮起在我的心头。

“我没有见他。”她淡淡地回答。

我晓得她在骗我，前天我还见到她挽着那个大卫的手，走进总统的“饭碗吧”！我忽然觉得很伤心，可是，却不忍心斥破她的谎言。

“坚！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？”她问。

“我以为你忙，不敢骚扰你！”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因为她骗我，所以话也说得不大自然。

“坚！你为什么不高兴？”她忽然含嗔地说。

“没有！”我掩饰着，“莎朗蒂，咱们去兜风好吗？”

“也好！”她答。

付了帐，我与她一起踏出嘉莲娜。

“坚！为什么不搂着？”她问。

每一次走在路上，她总要我搂着她。此刻，我轻轻地搂着她的肩膀，一种异样的感觉，又令我忆起从前。

取了车，我便将车子循着窝打老道直向隧道飞去，莎朗蒂一直柔顺地偎在我的身旁。

心里忽然产生了一个感觉，她跟大卫在一起的时候，是否也跟大卫这样亲热。

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专心地驾着车。

出了隧道，沙田在望了，我将车子泊在公路的行人道

上。

“要出去走走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，陪我在车里坐坐。”她仍然依偎在我的怀中。

“坚！给我一根烟！”她又道。

是她教会我抽烟的，我从口袋里取了一根香烟，替她燃着了，然后便递给她。

她握烟的姿态很美，但有点风尘女人的味道。

彼此都没有说话，直到她的烟抽完。

“坚！你变了！”她忽然坐起来，凝视着我说道。

接触到她那对充满感情的眼睛，我仿佛在刹那间迷失了，我喃喃地重复着她的话。

“我变了？”

“坚！你不爱我吗？”她问得好奇怪。

“莎朗蒂，你明明知道我是深深地爱着你，你为何还说这些话，只求你不要伤我的心！”我忽然激动起来，抓着她的手。

“坚！你弄痛我了！”

我松开了手。

“坚！你有玛利亚安慰你，是吗？”她说。我感到她的话带着醋意，她的目光，也变得带点怨恨。

“别胡说，我讨厌她！”想起玛利亚那对小眼睛，我有点反胃。

她偎在我的怀中，仰起头来，痴痴地望着我，她的唇在颤动着。

不理会是光天白日，不理会公路上汽车在飞驰，我凑过头去，紧紧地吻着她。

她的唇那么柔软，那么温热，对我又那么熟悉，这一切

全是我的，她应该是我的。

不晓得过了多久，她才轻轻推开我。

“莎朗蒂，你是我的！”我紧紧地搂着她，激动地说。

“坚！这是公路，别这样！”她轻轻地说道。

无可奈何，我只好放开她。

“坚！回去吧！”她用手将长长的秀发拨过耳后，说道。

“到哪儿去？”我实在不愿意和她分开。

“我约了人，你在汉口道放我下车吧！”她答。

“约了大卫？”我心里很不自然，近月来，她对我实在是冷淡了许多。

她没有回答。

我发动引擎，气恼地踏了一下油门，车子便朝着隧道口直驰而去。

一直，我都没有说话，心里十分痛苦，想着以前，我们亲亲热热的时候，每夜不到深夜，她都不肯放我回去；如今，她每次出来，不到两三个钟头，就说有约要离去。

车子停在汉口道了。

“坚！我走了，有空打电话给我！”她说着，开了车门，径自下车去了。

尖沙咀真是个气人的地方，找一个停车的地方，简直难于登天。要不然，我真想偷偷地随着她，看她到底是约了什么人。

找不到停车场，只有回家去了。

“坚，过来！”

一踏进家门，便被爹爹唤住了。我硬着头皮，走到客厅

去，只见爹爹和姐姐都在。

“坚！你和玛利亚闹翻了？”爹爹面上永远不带笑容。

“是的！”我淡淡地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有点愠怒地问。

荒谬！不喜欢她还有为什么的，真无聊。

“我不喜欢她！”我冷冷地答。

“胡说，玛利亚是个好女孩子，有什么不好？”爹爹居然生气起来了，“你就只会在外边胡闹，迷恋那些不三不四的野女人！”

爹爹的话我听得明白，他在讽刺莎朗蒂。

我不容许任何人侮辱我心爱的人，我气愤地反唇相稽：

“你喜欢她，你大可以娶她！”

“坚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对爹爹说话！”姐姐在旁指责我，她永远跟我站在敌对的位置上。

“畜牲，今天不教训你，以后你还有尊长吗！”爹爹暴跳如雷地站起来，扑到我的身前，伸出巨型大掌，就要掴在我的脸上。

“志生！”奶奶像救星一样地赶来了。

爹爹素来是孝顺奶奶的，硬生生地将举起的手垂下，奶奶已经走到我的身边。

“坚！进去，别令爹爹生气！”奶奶一边掀我过去，一边埋怨爹爹。

我连忙回到房去，还听到爹爹在说：“妈！你惯坏了这个孩子！”

管他的，反正奶奶已经为我出头，爹爹也不敢说点什么。

心里想着莎朗蒂，一种不祥的感觉：她如今不晓得躺在

哪个男孩子的怀里。

实在按捺不住，我跳了起来，便走到客厅，拨了一个电话到莎朗蒂家里，可是她并不在家。

不再犹豫，我决心到莎朗蒂家附近等她回来，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多了，她还不在家，我哪能不惦念她。

在莎朗蒂家门附近，已经耽了差不多四小时了，她仍是人影都没有。看看手表，一点多了，街上连车也少了，她到底上哪里去了呢？为何还不回家？

心里越来越焦急，所抽的烟，也越来越多了。

又过了两个钟头，她连影子也没有，我不由的气恼起来，太不象话了，这么晚还不回家，脑海中又泛起大卫和她亲昵的景象。

忽然，有马达声从远处传来，我心里也随着马达的响声撞跳起来。果然，一辆豪华的车子在她的门前停下了。

我看见莎朗蒂走下车来。

“拜拜！”她向车里的人说了一声，车子才绝尘而去。

再也按不住怒火，我在车里叫了一声：“莎朗蒂！”

她整个人跳起来，当然她料不到我会在这里等了这么久。似乎看了很久，她才认出车子上的我。

“坚！是你？”她惊呼起来。

我从车上跳下来，走到她面前，沉声地问：“莎朗蒂，你到哪儿去了，我在这里足足等了你五个多钟头。”

“坚！你为何这样傻，来，进去坐一会！”她避开我的话不答，却扯我进入她的房屋。

莎朗蒂的家，我并非第一次来，她家里的人不多，只有一个母亲，而且，她的母亲从来也不理会她的事情。

屋里黑漆漆的，她伸过手来，将我拉着。我晓得，她准

备带我到卧室去。

果然，进了卧室后，她把门关上，才将灯开了。

“莎朗蒂，刚才是谁送你回来的？”我仍然不放松她。

“几个朋友！”她说，将鞋子脱下，又问：“坚，你要喝点什么？”

“酒！”我没好气地说。

她无奈地摇摇头，走了出去，最后，她端了两杯桔子水进来。

“坐嘛！站着干什么？”莎朗蒂拍拍床沿，意思是叫我坐下。

不知怎地，对她的话，我从来都没有反对过，所以本能地乖乖坐下来。

“坚！你等了这么久，真对不起！”她说。

她一向对人十分熨贴，听了她的话，纵使有什么不满，也发作不出来了。

“四点多了，你还不困倦吗？”她打了一个呵欠问着。

刚才在等候她的时候，已经想好了，非要与她好好地谈谈不可，因此，我拉着她，便道：“莎朗蒂，我想认真地与你谈谈。”

“谈什么？”她睁开眼睛问道。

“莎朗蒂，你最近与我疏远了，是吗？”我问。

她睁大眼睛，疑惑地看了我一眼，便道：“是吗？我一点也不觉得，坚！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”

她在否认，她根本一点也没有将我放在心上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当下，我狠狠地说：“莎朗蒂，我请求你，以后别再和其他的男孩来往可以吗？”

“坚！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她不满地说。

“莎朗蒂，假如你是爱我的，就别再与其他的男孩子来往！”

莎朗蒂的脸色变得很难看，她没有回答我的话，只是懒洋洋地打了一个呵欠，便道：“我困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我心里有点愤怒，而且十分悲伤，她真的不将我放在心上。其实，我也早料到，纵使对她坦白地谈，她也不会认真的。她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！我觉得绝望了。

“莎朗蒂，我不会妨碍你休息的，只是请你回答我最后的一个问题！”我说。

“好的！”她答。

“假若你认为我是你的绊脚石，我以后都不会来骚扰你的！”我说出最决绝的话，希望她能够回心转意。

“随便你！”她的话竟是冷冷的，就像一支利箭，插进我的心田。

我感到全身都在发着抖，倔强的我，一向不肯对人摇尾乞怜的，因此，我也不再说话，便立刻掉头而去。

离开她家门时，我绝望地回头留连地看了两眼，我明白，以后再也不会来了。

心里很冷，我拚命地踏着油门，黑夜中，车子以七十里的时速前进，我希望车子突然失了控制，让我与车一起毁灭。

连续一个星期，我没有再见过莎朗蒂，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朋友，心情恶劣到极点，梦境间，时常见到莎朗蒂倒在别人的怀中，惊醒过来，冷汗涔涔而下。

家里的人以为我病了，真的，整整一个星期了，连大门都没有踏出半步，奶奶整天担心不已。全家最满意的，莫过于他，他时常为了LANDA而发怒，如今我整天在家，

他哪能不高兴呢！

今天，我正在房里沉思，姐姐却进来叫我去听电话。

“谁打来的？”我懒洋洋地问。

“不知道是哪个女孩子的声音。”

“不会是莎朗蒂，一定不会是她，她怎么会打电话给我呢？”我心里在想。

人的心里就是很奇怪，心里明明知道是没有希望了，还是要出去听电话。

“喂！是谁啊？”拿起电话，我问。

“坚！你……你还好吗？”对方传来颤抖的声音。

一听到这声音，我的心里已经冷了半截，是玛利亚，这个讨厌的厚脸皮的女人，我根本就没有心情和她说话，随手便将电话搁下。

回过头来，却见到姐姐正在看书。

“喂！以后再有电话，说我不在！”冷冷地说了两句，我独自返回房间，岂料奶奶却出来了。

“坚！你今天好点了没有？”

“我没有病，奶奶。”

“唉！我见你整天愁眉苦脸，我已经够心烦了，你为何不找些同学聊聊！”奶奶说道。

“奶奶，我心里很烦，别来吵我！”

也不理奶奶，我独自返回房间去，呆呆地坐在摇椅上，看着莎朗蒂的照片，心里又浮起了我俩过去的事。

认识莎朗蒂是十分偶然的，不在派对，不在亲友的家，也不在学校，而是在戏院里。

那天，与中学的同学史提夫、默迪一起去看“卢

“情挑淑女心”，莎朗蒂就坐在我的身畔，她是独自一个人去看电影。

在电影未开始时，我曾偷偷地看过她一眼，本来平静的心，突然怦然大动。

她实在太美了，一双大眼睛，乌亮亮的，在温柔中，却带着一种野性，薄薄的樱唇，令人想凑上去吻她一下，我觉得活了这么多年，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孩子，有她一半漂亮。

整部电影，我也不知道是说些什么，心里早就被旁边的影子吸引着，但是，我却不敢常常地偷看她，要是被她发觉，准以为我是个登徒浪子！

我的失态，幸好连史提夫也没有发现。

银幕上终于映出了THE END的字了，我老不情愿地站起来，幕落后，不知在何时何日，才能再见到身边这位漂亮的小姐。

我缓缓地跟在那个少女后面，一起走出戏院。

“坚！你说，刚才的电影怎么样？”史提夫在我身后问道。

“嗯……好！”我根本就不知电影讲什么，却无法不敷衍史提夫的话。

“我觉得那女主角长得不错！”史提夫又道。

我没有回答他的话，眼看已经来到街外，我们就要分手，走在我前面的少女，可能一走到街外，我永远都不会再碰到她了。

不，我不能让我梦想的人离去，我要想办法去结识她，可是，我从来就没有追求过女孩子，现在要去结识她，真不于爹爹么办才好。

办法还未想出来，我们随着人丛，已经从戏院走到街外了，人丛一散，转眼之间，她的影子也消失去了。

我心里很难过，如同失了什么心爱的东西，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。

“坚！你怎么了？脸色不大对劲！”史提夫问。

“没有什么！史提夫，我想先回去！”我烦恼地说。

“你……你不是说好一块去找麦克的？”史提夫说。

“不……不去了，你自己去吧！见到麦克，便告诉他，改天叫他跟你一起来我家！”

“好吧！那我先走了。”史提夫说完，便跟我分手了。

史提夫是我的好友，临时失约，他也不会责怪我的。

无精打采地走到云咸街侧，我的车就停在那儿，当时，爹爹还没有换上如今的LANCIA，只是以前的BENZ200。

取了车之后，我便沿着云咸街向皇后大道中驶去，心里十分沉闷，像失落了什么一样，也不打算回家，只准备随处逛逛。

忽然，有人在安乐园门前向我招手，奇怪，谁会向我招手呢？看清楚一点，心里不禁跳起来，原来向我招手的，竟然就是她！

真奇怪，她为何会向我招手呢？我心里跳得很厉害，真不知道该停下，还是该绝尘而去才好。

不，这是能认识她的一个好机会，当下，我刹了车，就停在她的身边。

她打量我的车一眼，忽然不好意思地说道：“对不起！我……还以为是TAXI呢。”

噢！怪不得，原来她误会我这一部是TAXI！我恍然大悟了。